

画中谪仙疑似你

1

我，修仙文里的第一美人。

即使是个女配，排面也很足。

全书妆容最粉，手段最狠，

出场笑意盈盈，却也恶贯满盈。

2

男主谢清昼的情况有点特殊，前段时间动用禁术以身弑魔，修为尽毁，这会正下凡渡劫重新修得肉身，然后再飞升天庭。

据说男主总对我爱理不理的，现在他下凡重塑肉身了，女配我应该怎么办呢？

那当然是选择——

趁人之危、落井下石、

上树拔梯、雪上加霜、

成语大会、毕生所学.....呸，跑题了，

总之让他高攀不起。

我一不小心笑出声，以至于刚刚女主柳絮经过的时候看我像个傻子一样。

秉承着宁拆十桩婚，不毁一座庙的原则，我下凡了。

据我所知，男主脸好腰好脾气好，这么些年渡了万千劫数，就是渡不过情劫；躲了无数阴谋阳谋，就是躲不过一个情字。

你以为我是去帮他渡劫飞升上神的？

当然.....不是，那是女主的事。

我的任务是吧万千根红线缠绕在他身上，让他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都别想过这个美人劫。

但听闻他在凡间清心寡欲，谈笑间心不动情不起，所以我得再琢磨琢磨。

我穿的这个角色跟女主不太对付，按照剧情走的话，女主会顺利地助男主斩断情丝，而女配则是在他们回天庭之后各种作妖，为了剪断两人的红线不断努力。

但我作为合格女配，应该从现在开始作妖，趁女主还没发觉，杀她个猝不及防、防不胜防。

下凡的时候，我还问隔壁嵩明仙君借了个法宝，敛起了一身法力。

无心山上无心阁，是修仙门派欲赶尽杀绝的三大魔教反派之一，另外两个是红莲教和缥缈门，以无心阁为领头结成联盟，这个盟跟我自带属性很相配，就是作恶多端。

说起无心阁，这里向来只收女子，这段时间正准备继续扩招弟子，我一来直接占了无心阁阁主的位置，因为金手指告诉我，届时男主会拜到咱们门下。

他是正派遣来的卧底，来此是为伺机杀了无心阁阁主，并以此为开始瓦解联盟，彻底掀翻三大反派。

咳咳，澄清一下，我不是抖 M，也没想着养蛊找虐，来当男主师父纯粹是想为难他。

到这之后我觉得吧，无心阁没什么特色，要是真有什么特色，那就是我特色。

阁内美女如云，就连侍女都是貌美如花，赏心悦目，我怎么看都看不够。

这样的地儿，我就不信他把持得住，只要他动心，这劫就算是完了。

「师尊，左护法早已选出多个能力卓然的女子，就等您最终敲定入选名单了。」我的小徒弟萃衫战战兢兢地对我道。

我衣袖一挥，托腮问真诚地问她：「我长得很可怕吗？你这么怕我？」

她差点给我跪下了，「不敢，师尊之容人间绝色，我等不敢置评。」

人间绝色？我正想纠正一下她，但转念一想似乎又没有问题。

之前女配就靠这张脸横行整个天庭，要不我现在就继续靠它横着走了？

我缓缓走至人群之中，一眼就看到了出挑的谢清昼，若不是周围簇拥的徒弟太多，我就径直走上前去打量他了。

「我无心阁向来只招女子，他是怎么回事？」我佯装不解，直指人群中谢清昼，他眼中有股锐气，站姿极为端正，气质清贵。

左护法摆了摆手，本来想让人把谢清昼请出去，但立即被我抬起手制止了，「不用了，以后他就跟着我吧。」

周遭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左右护法齐齐迟疑了一下，没想到我居然这么儿戏。

我余光瞥了一眼谢清昼，他眸色微动，眉峰凝起，完全看不出喜怒。

「不可，无心阁从未入过男人，阁主这是要违背无心阁规矩？！」右护法连忙阻止我。

道理我都懂，但我就是要作一会。

我掩面一笑，秀眉一挑平静地道：「没事，他长得好看，剩下的徒弟你们自个挑吧，我先带人走了。」

我说走就走，两位护法拦都不敢上前拦。

离开的时候，室内再次陷入了无比尴尬的沉默中，人人面面相觑，呼吸此起彼伏。

谢清昼不紧不慢地跟在我后面，我尽量走得慢些，山风肆意地从我发梢间拂过，也带来了后方少许谢清昼的味道，像被晒过的青竹，又似摆放许久的书卷，既有阳刚和沉稳，又摈弃了世间俗气的烟火味道。

上神就是上神，跌落人间的那股气息还是不会变。

真是可惜，落我手上了。

我的阁子建在二楼，厚实的羊毛地毯，古典雕花窗枢，锦帐半垂，确实华丽得过分。

「你叫什么名字？」我坐下随口一问，大长腿潇洒地往桌上一放。

他一怔，良久后才开口道：「谢清昼。」

在思索了半晌之后，我不知道从哪个角落给给谢清昼找来一本剑谱，毕竟这辈子他喊我一声师尊，总不能让他白吃亏。

「师尊，这.....可能，不太适合吧。」他接过之后翻看了两页，对我缓缓说道。

「嗯？」我接过剑谱看了看，眼角狂抽。

我怎么忘了，之前无心阁从来没有招过男弟子，所以剑谱从来都是写给女弟子。

剑谱第一页，忘掉心上人；

剑谱第二页，心中无男人，拔剑自然神。

4

莫得办法，我只能连夜咬着笔头给他改了一本剑谱，为了谢清昼我掉了好几根头发。

正在我改剑谱改得咬牙切齿的时候，右护法青词敲门了，一袭白衣仙气十足，看到美人的我一不小心又分神了。

「何事？」我轻咳掩饰了一下尴尬，语气尽量平缓地说道。

「谢清昼，怕是赤阳派来的卧底，此人危险.....望阁主三思。」

青词朝我一拜，语重心长地劝道。

诶，她不懂我，我都是人了，还尽干些人事，是不是太给那些正派脸了？

「这事我知道，你且安心。」我把最后一页的剑谱改好了，心情十分愉快。

青词犹豫着，斟酌着，「那阁主为何还要放个祸害在身边？」

我摆了摆手，「我只不过是没上心，要是我多费费心，肯定直接给他们干穿地心了。」

青词：嗯？

咳咳，我好像说的话有点超纲，我忘了她可能听不懂。

「我的意思是，到时候我会用心来一个釜底抽薪，让他们一个个都力不从心。」我多解释了一句。

青词看起来算是舒了口气，道了一声告退就离开我房间。

剑谱改好之后我就睡觉了，第二日一觉醒来，萃衫就站在我旁边，把我吓得魂都快从这躯壳里飞出去了。

本来是想赖床的我，一想到谢清昼，一个鲤鱼打挺又弹起来了。

榻边银勾挽起罗帐，梳妆台前的红烛还在燃烧，萃衫拿起螺黛却迟迟不敢下手，我最后只能选择自己动手了。

我慢慢吞吞地勾勒着五官，螺黛描出柳叶眉，口脂点唇，随手折了案边红梅一扬，化作金簪挽起头发，耳戴红玉长坠子耳环，晃动之间掩盖不住的秀气。

「怎么样，还行？」我特意给萃衫抛了个媚眼，清了清嗓子才问她道。

她愣在原地三秒，而后小心翼翼对我说：「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我沉默微微颌首，等着她下一句。

萃衫咽了咽口水才道：「姐姐我可以。」

5

既然可以，我就带着剑谱出门找谢清昼去了。

清晨的风拂在脸上凉凉的，我掐了个诀感受了下谢清昼的气息，得知他在山崖之上。

也不知道是我靠近得太明目张胆，还是谢清昼的防备心太强，我没走近他两步，他就猛地一回头，反倒是我被吓退了两步。

没出息，我自己骂了自己一声。

他的眉角上扬，眼梢修长，眼窝深邃幽亮，沐浴在清晨的阳光之下，每个角度都无可挑剔。

「师尊。」他喊了我一声我才回过神来，不然我就顾着看他去了。

「我能先试试你的底吗？」

我虽然嘴上这样说着，但掌心早就抽出剑刃，骤然发力靠近他。

其实我并不会什么剑法，只是想试试神仙和凡人的差距在哪里而已。

谢清昼手上的长剑没有出鞘，只是手腕轻抖，剑鞘和我的剑相击碰撞，迸发出火花。

「看不起我，还是不敢打？」我轻笑一声，收回剑。

「得罪了。」谢清昼转头朝我平静道。

就在此时，他手上的剑突然脱鞘而出，凛然的剑锋直直朝我而来，勇猛不可挡的扫向我这边。

这还打什么打，压根没法打，事实证明就算我是个神仙，该打不过男主的时候还是打不过。

对了，生命只有一次，我还是不要作死了，该认命的时候我还是要认命。

所以我选择了物理外挂。

对不起，神仙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一个呼吸的功夫，我悄然抬手掐了个诀，一道白光闪过后我捏住剑尖稍稍用力一弯，铁剑铮然作响，晃动不休。同时，我的这道神力还改变了剑尖的方向，直朝着谢清昼的方向而去。

他狼狈地躲过，鬓间发丝微乱了些。

趁着这个空档，我再飞速地靠近谢清昼，他防备之心极重，为了跟我拉开距离已经不惜退到了悬崖边上，也许是剑风太狠，他被迫往后一仰，跌了下去。

我心底倏然一惊，我才到这两三天，居然这么快就把他弄挂了？！

还好我最后眼疾手快，一把拉住他的手腕，不然他现在真的就掉下去摔成渣了。

毕竟我力气大也是公认的事实，小时候老师就夸我，一个人能拖全班的后腿。

万丈悬崖，往下深不见底，云雾缭绕，俯首一望，胆战心惊。

要不是我一口仙气吊着，这么重一个人还挂这么久，我的手迟早得废掉。

「他们都说你是对面派来的卧底，专门来刺杀我的，你有没有什么要解释的？」我没有急着拉他上来，反而是先试探他。

一般来说，人面对这种绝境，多少也会讲出点什么有用的。

「没有，人言可畏，清者自清。」谢清昼道，抬头看我的眼神十分冷漠。

哦，跟我这么拽这么傲娇，谢清昼你知道什么叫做「你的死相超乎你想象」吗？

「谢清昼，你不交代的话，信不信我现在就放手？」我微笑道，语气听起来带点戏谑。

「不信。」

谢清昼这平淡的语气就不像是挂在悬崖峭壁上该有的。

然后我就放手了，任由他自由落体去了。

其实也没什么想法，就是想让他体会一下什么叫做社会险恶，人心难测。

恶毒女配，专治各种不服。

6

山底的风儿甚是喧嚣，我抠指甲好一会了才感受到谢清昼的气息。

再过了一小会，我抬头望了一眼，阳光有点刺眼，但也还不妨碍我寻到他的身影。

所谓无底深渊，下去，不一定是前程万里，也可能是尸骨无存。

就在谢清昼即将与这崎岖山地亲密接触的前一秒，白光一闪，我布下的法阵就稳稳地接住了他，避免了他直接摔成渣渣的惨剧。

谢清昼惊愕，我看到他眼中竟有几分迷茫，夹着一丝奇异的神色，错综复杂得让我看不懂，像是生气，但又不像。

他的冷静超乎我想象，说不定他在想怎么找机会弄死我。

「刺激吗？」我蹲在他面前笑得很欢乐。

「刺激。」他回答我道。

我点了点头，「要不再来一把？」

谢清昼本来惨白的脸色顿时更难看了。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把糖递给他：「猜猜我手里有几颗糖，猜中了五颗都给你。」

「七颗。」谢清昼回答我道，微颤的手拿走了我手心的糖。

「行，」我冷笑一声，咬牙切齿地道：「剩下两颗明天就塞你骨灰盒里。」

或者是给他上香的时候插在他坟边也行。

「你当时说不信的话，说不定我就不会把你丢下来了。」我自顾自地道。

「信任这种东西挺奇怪的，」谢清昼原地坐下修整，撕开一颗糖之后才慢慢转头对我道。

正午的阳光从云层中钻出，照在他身上，分明是细细碎碎的，却仿佛灿烂夺目。

「怎么说？」我看得有点分神，半晌之后才接过他的话头。

「就是那种你方才故意放手，我依然觉得你只是手滑了而已。」谢清昼道。

「是不是哪天我在你后面开了一枪，你还是会觉得只是枪走火了？」我噗嗤一笑，所以谢清昼的善良是刻进骨子的吗？

他沉默了，没说话。

「幸亏你遇到的是我，要是遇到别人，你所相信的，说不定就是真的了。」我无情地打击他。

7

作为我们阁里唯一的男弟子，我已经努力地让他周围绕满莺莺燕燕了，但萃衫告诉我，他这压根就是油盐不进。

比如上回，一小美人练剑的时候，腰肢都快靠到他身上了，他居然不解风情直接把人家推开了；再比如上上回，表白的人儿都凑到他跟前了，他愣是给拒绝了。

「你说这是为什么呢？」我想了好久都想不出个原因，再清心寡欲也有个限度吧。

谢清昼这人看起来很完美，但这种完美很多时候都是一种虚伪。

「会不会是我们家的姑娘还不够漂亮？」萃衫挠了挠头，问我道。

「不可能，全天下最漂亮的姑娘都在我无心阁了，一个都入不了他的眼？！」我一拍桌子。

萃衫眼角一抽，说完这句话之后我也发觉有点不对劲，我怎么活的像是哪座青楼的老鸨？

「对了阁主，您下月初的寿宴打算怎么办？」萃衫突然提起这事。

我下意识地迷惑了一会，我才二十几，怎么就办寿宴了？

哦，我穿书了，那没事了。

回想了一下剧情，这次寿宴因为人太多，给了正派高手们潜入无心阁的机会，届时他们就会和谢清昼里应外合，尽力让我暴毙当场。

总的来说，这种阴谋算计，要么无心阁统统起飞，要不正派们全家升天。

我当然是选择后者啦。

「风风光光、热热闹闹地办，把其他两个门派全部请过来，人越多越好。」我大手一挥，豪气地道。

谢清昼估计想弄死我很久了，我就给他个机会，反正我从不指望谢清昼能心慈手软。

「但.....万一图谋不轨之人趁机混入，搅乱了寿宴，那该怎么办？」萃衫担忧地道。

其实不用万一，是真的会有，而且还有不少人呢。

「难道，这寿宴就自己阁内开个小桌算了？」我反问她。

萃衫连忙摇摇头，「那不成，着实有失体面。」

「这不就对了么？开心就行，凡事要讨好自己，至于其他什么的，看心情，做神.....人要酷一点。」说完之后，我给了她一个wink。

8

于是这个寿宴真的就摆起来了。

缥缈门的门主领着一众弟子进会客厅，红莲教不仅教主来了，连几个长老都下场了。

此次寿宴，据说他们还有意商议一下如何扩大版图，早日壮大联盟。

有一说一，缥缈门的道袍都是白色的，仙气飘飘，整个门派一起进来的时候整得跟仙界众仙君下凡有得一拼。

还有隔壁红莲教，艳丽的红色，其中不乏好看的男子，一双潋滟的桃花眼看得我好生心动。

但谢清昼挡住我看男人了。

「师尊，客人都到齐了。」他朝我道，高大的身形直接把我的视线挡完了。

本来是想生气的，但一抬眼看到他俊逸的面容，我又恍惚了一下。

「哦好，你记得和萃衫招呼一下客人，别失礼就行。」我随意道。

被他打断了之后，我就没那心思继续看了。

离寿宴开始还有一点时间，我隐了身到处走走，看看哪些人是潜进来准备杀我的。

花园里聊天的人不少，有几人防备的眼神太出戏，还有几人身上穿着并不合身的道袍，都被我一一记下面容。

虽说这具皮囊挂了也不碍事，但总归不能现在死。

我有我的盘算，就算要挂，也不能在这个寿宴上。

「无心阁阁主到——」

萃衫的声音关键时候真的是出类拔萃，我出场的时候在我身边一喊，令人耳朵生疼。

周围簇拥的弟子门个个绝色，行走之间，排面尽显。

我坐在会客厅上首，目光环绕了一圈会客厅，好家伙，真的就鱼龙混杂。

东南角，屏风后，花瓶隔壁，不同位置都分布了好几个内鬼。即使没有带武器在身上，但目中凶光和身上浓浓的杀气总不能骗人。粗略数了数，就缥缈门里混的内鬼最多，照他们这样的管理办法，这个门派迟早要完。

「师尊，可是有何不妥？」谢清昼站在我身边，低声问我。

我给了他一个眼神让他自己体会，其实我忘了说，最大的祸害就在我身边。

「祝阁主您老松鹤同寿，岁岁有今朝，早日成仙。」

缥缈门的门主走进，白衣飘飘，头发用一根乌簪挽起，气质相当儒雅。

要不是他敬我酒的时候顺便摸了我的手一把，我还真的以为他是个正人君子了。

人群之中我不好发作，只能微笑地点了点头迅速抽回手。

俗话说傻逼祭天，法力无边，我成仙第一天肯定先把这货先祭天了。

不对，我已经是了。

祝寿环节中，我的神经一直紧绷，场内的一举一动都被我密切留意，可惜毫无异动。

宴会之间，推杯换盏，觥筹交错，说不尽热闹喧嚣之下，早已暗流涌动。

「师尊在看什么？」

谢清昼状似无意问起，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试探我，还是说已经有人准备动手了。

「看群魔乱舞。」我轻笑低声对他道，拿起酒杯抿了一口。

他听完我的话，倒酒的动作一顿，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其中细微异常几乎不可察。

「莫非你也看出不对劲了？」我托腮目光一转，看向他。

谢清昼眸光微闪，一笑之后反问我道：「这是何意？」

装，你再给我装。

来了！

在我感知范围内，有人弯弓，箭矢朝我飞来，直朝脑门。

从小妈妈就告诉我，做人要光明正大，暗箭伤人之事不可取。

长大之后我才发现，不是所有人，

都有妈妈。

9

我闭上眼算准了角度，准备躲过这一箭之后再反击。

但突然有人靠近我，我一息之间被扰得方寸大乱，没料到谢清昼竟敢给我上前补刀。

心底已经把能想到的粗话都骂了一遍，但箭矢已经飞至跟前。

谢清昼疾步上前，狠狠拉着我的手往他怀中方向扯，我重心不稳跌进他怀里。

箭矢按照原来的路径飞过，最后插入了木质屏风之中。

我：.....

但算是躲过箭矢的我，一时间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

其实也来不及说什么，局势已经开始混乱，缥缈门门主后面的两卧底开始发难，一人手持一把匕首就直直朝我的方向飞身而来。

我从他怀中挣脱而出，捡起瓷杯碎片注入神力直接率先上前的两人击晕。

萃衫持剑站在我跟前，缥缈门和红莲教教主和门徒全部拿起了武器，警惕而自觉地站到一起。

局势开始明朗了些，正反派开始有了分明的界限。

正派的人纷纷脱下伪装，果不其然，人多势众，高手如云。

看来是铁了心要来杀我！

「你本来就打算杀我，又何必救我？」我冷笑问站在我身旁的谢清昼。

「我只打算下毒，没打算放箭。」谢清昼说完之后，还实诚地把毒药递给我。

穿心丹，无色无味，易溶于酒。

突然想起了刚刚他给我倒酒，是不是.....

我猛地看向他，心一凉，莫非还真起了杀心？

「没下。」谢清昼瞥了我一眼，补充了一句。

「你这毒药，过期了。」我闻了一下，瓶身写着无色无味，但瓶子里味道极为浓重。

谢清昼拿过看了看，没说话，就当是默认了。

「毒药过期了，是没毒了还是会更毒？」我问他。

他摇摇头表示不知，手上动作轻了一点，「其实没关系，反正都能把你送走。」

.....

毁灭吧，我累了。

对了，前排准备开战了，气氛有点紧张。

为了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我临时决定后排出售徒弟一个。

刚收没多久，九成新，轻微刮痕，聊得开心直接打骨折包邮到家。

10

「哟来这么多人，不怕都死在这，到时候门派群龙无首？」我用最潇洒的动作一跃上前，直接站在了三大魔教的前面，握剑放狠话。

萃衫说今天我作为门面当担，要把架子给端起来，所以直接给挑了金缕绣凤红纱裙，头上一只四蝶飞花步摇璀璨生光，应该够撑场面了。

「妖女，休要胡言，今日杀你足以！」为首的一人须发皆白，面上褶子太多。

再往他身后看，也没有太年轻的修道之人，最多有个和尚，但可惜眉目间尽是杀伐之气。

「给个机会你们现在撤退，不然我等一下心情不好了，一个都跑不了。」

我还是继续警告他们道，心底其实是有些发虚的，谁知道他们狠起来会不会玩极限一换一。

「勿要跟妖女多话，各位道友，今日必定要拿下这妖女的项上人头。」为首的老头大手一挥，顿时道道剑光朝我而来。

但这些剑光悉数被右护法青词挡下，青词领着众弟子拦在我面前，给了我一点喘息的机会。

各种花里胡哨的法术明灭闪烁，各方扭打在一起，将会客厅打成了一片废墟。

这场战斗持续的时间不长，仿佛都陷入了僵局，对方攻不过来，青词亦无法继续推进。

「谢清昼，不是想杀我吗？」我上前了一步，将手里的剑丢给谢清昼。

有句话叫做，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被扒。

没错，前半句是鲁迅先生的原话。

与其等他暗箭伤人，不如直接让他先上来单挑。

别误会，是他一个单挑我们一群。

「你在犹豫什么？」我上前一步，距他只有一臂距离。

谢清昼眼睑微垂，掩去了眸中神色，嘴角微微上扬，居然敢再上前一步低头与我对视：「我在想，我还是比较喜欢……」

喜欢干嘛？后面的内容没说完，他目中突然变得异常狠厉吓人，我以为他要动手了，却不料是伸手一抓，硬生生地抓住了刺向我后方的剑尖，剑锋反射出冰冷的寒光，某种薄雾般缥缈无形的压力迅速以他为中心向四处扩散开来。

血，汨汨的鲜血从我耳边滴落，那是谢清昼握住剑尖手心滴出的血。

「谢清昼你疯了吗？！放手，让我杀了她啊！」

我不敢置信地转过头，原是红蕊目露凶光，恶狠狠地对谢清昼道。

「清昼！还在犹豫什么，此时不杀更待何时！」对面的白须长老大喊了一声，不断催促他道。

「我之前说了，要杀聂昭，也只能我来杀。」

谢清昼用最狠的语气，放出让人头皮发麻的话。

我一时间不知道先寒心还是先惊心。

11

「清昼，你糊涂啊！这个妖女有何值得你留恋？」白须老头继续喊道。

青词也猛地一回头，「红蕊你才疯了！阁主待你不薄，你又为何背叛？」

红蕊的倒戈，让局势顿时不太妙了，正派本来只能在青词手上拖时间，此时此刻开始全力反攻，本来还能打个五五开，但隔壁的红莲教和缥缈门已经开始力不从心了。

「谢清昼，账我后面再跟你算。」我一掌逼开红蕊，顺带把谢清昼轰离斗争中心。

青词折回，但体力消耗过多的她抵挡不住红蕊的舍命一击，肩膀受了剑伤。

「你带人撤吧，剩下我来处理一下。」我护住青词，

「不可，此时敌人已全部涌入，你一人怕是应付不来。」青词又惊又急，受伤的手连忙扯住我的衣袖，我无奈之下只能调动元神之力将她也送走。

她不懂，全部涌入刚刚好，刚刚好让我一锅端。

一声炸响从我身边响起，周围开始弥漫起焦灼的味道。

大火已然烧去了原来的退路，烈焰狠狠圈起整个会客厅在内的山头，并且逐渐向会客厅中央包围收缩。

火焰不断吞噬着一切，我站在火焰圈内，看着提剑意图往外逃离的人。

但这火一旦触碰到，很快蔓延到人的身上，然后一起吞没，化成一缕烟消散在无心阁内。

「妖女，你这是要和我等同归于尽？！」其中一位长老级别的人物怒道，顺便拿刀上前。

「你们逼我的，早就跟你们说走还来得及，非要等到一个都跑不了的时候才后悔。」我身形一闪，轻轻躲过他砍来的刀子。

山风刮过，火势更猛。

「红蕊，你背叛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蹲下问她，她刚刚为了杀我祭出舍命一击，就是我担心的极限一换一，现在可能真气逆经脉而上，功力尽废。

对了，当时谢清昼也是她带进来的，不然怎么会无端多了个男人在选弟子的场合上。

「杀了你，我便不再需要屈人之下。」她不敢抬头看我，声音沙哑而冷漠，「你们心自问，除了这张脸，你凭什么坐上这个阁主的位置？」

这我还真没想过，毕竟我来的时候这个躯壳就已经是无心阁阁主了。

「行吧，成王败寇，无分孰对孰错。」我认命地点了点头，「但在我面前，你可以不认命，只是不能不认输。」

红蕊抬头看我，眼中没有光了。

等到烈火几近烧到我身边的时候，我掐了个诀离开现场，等到火烧得没东西可以烧的时候，自然就会停下来。

12

今日神力动用过多，我已经开始感到疲惫了。

走进门的时候，我都差点没站稳，但见扶我的是谢清昼，我便一把甩开他的手。

「对不起，我现在不是很想看到你。」

我宁愿扶着门，走的时候连多个正眼都没给他。

直到我后颈一凉。

我去，谢清昼，狠人。

我就差咬牙切齿地骂出口了。

「你不是说有账要跟我算吗？」谢清昼的声音在后面响起，里头不乏几分笑意。

我背脊僵硬，慢慢回转，谢清昼一身深蓝色衣袍，身姿笔挺，面容俊朗，只一双凤目黑沉沉地看着我，看得我心底发慌。

这回好了，红线没牵成，人倒是先折了。

「行，算账就算账。」我深呼吸之后才掰手指道，「金鼎、赤阳、还有几个杂七杂八的门派，将近百人，都是你放进寿宴里的。」

「是。」

「红蕊的意图篡位的计划，你也有参与。」我点了点头，再问道。

「是。」

「宴会上的酒，本该是有毒的。」我低头，其实前面的事情我都知道答案，但这个例外。

「是。」

.....

「你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杀我才靠近我的，对吧。」

我抬头望进他的双眼，语气也逐渐变得冰冷，真是不想承认明明开了金手指还玩不过人家的事实。

「原来这一切你都知道，」他不畏惧我挑破这一切，「那你为什么还要在山崖底下救我？杀了我，今天这一切不就不会出现了吗？」

我沉默了，理论上是的，从一开始见到谢清昼就不留他，就没后面那些破事。

不对，说错了，从一开始就不该想着招惹他。

想起来其实有点害怕，万一我阴差阳错帮他把劫数熬过了、他飞升了，那我以后的日子不就难过了？！就算这次不过，下次女主帮他过了，那我以后也还是不好过.....

咳咳，一不小心走神了，忘了面前谢清昼还在。

「聂昭，还是说，把这一切玩弄于鼓掌之间的感觉，很有意思？」谢清昼脸上的笑容迅速敛去，一把攥住我的手腕，那双眸子冷若寒潭，一丝丝冻人心。

不得不服，这个男人清心寡欲的人设还是没倒，该无情的时候真是无情。

「你赢了，动手吧，我累了。」我垂眸叹了口气，认命一摊手，坦然道。

气氛一时陷入沉闷，余光无意中瞥到他手掌上狰狞的伤口，其实这么近的距离，我感受到他身体的震动和呼吸的急促。

他越是犹豫，我就觉得自己在她面前就越是可笑。

谢清昼久久没有动作，我试探性地抬头看了他一眼，他眼中有些很难形容的东西，我甚至不敢继续看下去。

「麻利点，不用把我当人看，不然我就真不当人了。」

我心头突然浮现一个大胆的想法，抓住他拿剑的手往自己脖子上面放。

「你不会是.....不舍得吧？」

我佯装随意地说道，只差刀一下子，我就能回天庭去了。

谢清昼动作一抖甩开我的手，手上青筋暴起，用力把剑丢开。

随后，剑锋插入地的声音骤然响起，那狰然的嗡鸣声仿佛也印证了我的想法。

事不过三，谢清昼这是第三次了。

第一次他没下毒，第二次他帮我躲了一把红蕊的攻击，第三次就是现在。

如果说第一次是忘了，第二次是不忿我死在别人手上，那第三次怎么说？

13

「不舍得，又怎样？」谢清昼冷着脸承认，转身欲离开，不与我继续纠缠。

我哪能就这样让他走了，连忙一手拉住他宽大的衣袖，他身形一僵，不回身也不说话。

不顾谢清昼越来越黑的脸色，我绕了个圈走到他面前，朝他一笑。

然后踮起脚用力地一把扯住他的衣领，逼他跟我对视。

这叫输势不输人，输人不输阵。

谢清昼猝不及防地被我这么一抓，身形踉跄了一下就往我这边靠，我跟他的距离几乎只剩下几厘米。

我这叫，持靓行凶。

「你是不是觉得我又坏又蠢？坏中夹杂点蠢，蠢到有人想要我的命我全然不知；蠢中还夹杂点疯癫，疯到一把火把整座山头都给烧掉？你想杀我很正常，外面很多人都想要我的命，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也不少。」

我尽力让说话的语气变得平静些，但其中的愠怒还是无法掩盖。

「但是我知道，我要么忍，要么残忍。怎么样，是不是更想把我送上西天了？」我继续笑道，其中还不乏几分自嘲。

脸庞几近挨着他的肌肤，热热的呼吸悉数扑洒在我脸上，我看见了他眸子里讶异。

僵持半晌之后，谢清昼也笑了，丝毫不掩饰嘲弄与讽刺。

「人间已够癫，何苦上青天？」

他笑得我更加看不懂了，突然之间他单手搂过我的腰，另一手穿过背后披散的长发，然后双唇便被衔住，我下意识地紧闭着唇，突然下唇传来一丝疼痛，他居然咬我，我舌尖的抗拒换来男人更多的侵入。

我努力地想推开他，他的唇没有一丝热气，有几分决绝的意味。我又惊又怒，面前是谢清昼骤然放大的俊脸，眸中一片幽深。

最终我不顾早已消耗过多的内力，还是发狠般将他推开，手心燃起一团白色火焰咬牙切齿地威胁他：「活着不好吗？偏偏找

死？」

「你动不了手的，要杀一个人的眼神是掩盖不住的。」谢清昼即使被我推离了好几步，却依旧负手慢慢上前靠近我，丝毫不畏惧。

他是不慌，我就开始慌了，谁知道他这么难搞，真就草莓给蓝莓开门，霉到家了呗。

「你哪来的自信……」我还没说完，就被外头再起的争吵和兵器撞击的声音打断了。

14

随之而来的是萃衫，她慌慌忙忙地跑进来，不顾我和谢清昼的对峙。

「阁主不好了！一队人马上山，指明要您交出一个人，不然就……」

萃衫脸色难看，尤其在看到谢清昼的一瞬间，惨白更甚。

「谁？」我转头问道，右眼皮子直直跳着，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看了一眼谢清昼，更觉得不甘心，有点后悔刚刚没掐个诀把他轰下山得了，原来犹豫真的会败北。

「他。」萃衫的手指朝某个方向指去。

谢清昼？！

不可能，正派折了这么多门徒长老在无心阁，现在修整还来不及，怎么会有时间来问我要人？

但现下已然顾不得这么多，直觉告诉我这可能不是那些正派们来讨债。

「带路。」我跟萃衫说道，只留了个复杂的眼神给谢清昼。

萃衫一边走一边跟我说阁内的情况，说是青词已经把全部带下山，无心阁早已转移了阵地。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指不定今夜就是个了结。

「阁主我有个问题，可能有些冒犯，但我还是想问。」萃衫犹豫地对我道。

我摆了摆手示意他，「有话直说。」

「既然有人背叛您了，为什么还留着？」萃衫大概是想起来上一个背叛的人，尸骨未寒。

我摇了摇头，「他从一开始，心就是歪了的，谈何背叛。」

但十分可惜的是，我从一开始也没有打算弄死他的意思，不然他早葬在悬崖之下了。

无心阁大门前，浓重的夜色早已笼罩了山头，这个时候的山风仿佛特别凶猛，不远处一片黑压压的松林，被吹得呜呜直响，

就像是千百只野狼在齐声嚎叫。

来的人不少，密如虫蚁，举着的火把足够把这一片山头照亮。

我一眼便认出站在队伍最前端的人，那是女主，柳絮。

她莫非已经收到消息了？还是说，她提前要下凡助男主一臂之力了？

这我不晓得，但我知道她也认出我来了，独自一人走上前，直到停在距离我不足三米的位置。

「聂昭，我听说有人带走了谢清昼，原是你。」柳絮的语气不算友善，却还勉强算平和。

「你要人是吧？」我懒得跟她兜圈子，直白地问道。

柳絮点了点头。

恰巧谢清昼缓缓地走进，他足足比我高出一个头，稳健的身躯犹如挺拔的青松。

我回头面无表情地对他道：「她来找你，你跟她走吧。」

「你为什么，总把我推到你的对面呢？」谢清昼伸手想理一下我额前早已凌乱的碎发，但被我侧身躲过了。

我其实怀疑，是不是我把他丢下悬崖的时候把脑子摔坏了。

「你误会了，我在想，只要你上前一步，我就一刀砍死你。」
我说道，语气平淡得不带波澜。

我可能，就是眼睛里也容不得沙子，他能跟女主走，那恶毒女配是不是也能拆散他们？

15

背后的柳絮早已秀眉一皱，现下听到我要杀谢清昼的话更是紧张得提起了剑。

「聂昭，他与你无冤无仇，你何故要杀了他？」柳絮一边警惕着我的动作一边道，「直接给个爽快话，放不放人？」

我回头看向她，故作无辜地道：「我给他选择权了，现在问题不是我放不放，是他肯不肯跟你走。」

柳絮冷笑一声，「离开就杀，你这算哪门子选择？」

「有本事来抢。」

我只是笑得十分端庄，用最温和的语气说出最让人想拍我板砖的话。

柳絮终于被我激怒了，身形一闪就到了谢清昼身边，伸手把将谢清昼拉到她身后，我还没来得及拦住她。

「谢清昼，你今日不跟我走，往后便再无飞升之日！」柳絮转头威胁意图对她动手的男人。

旋即她便带着谢清昼跃至半空，欲飞离这个是非之地。

「不必了，往后如何，无需阁下操心。」谢清昼微微蹙眉，想挣脱她的手。

只是这回看得出柳絮铁了心要把谢清昼带走，一道神光拂到他身上，禁锢着他的动作。

我也不闲着，飞至柳絮面前拦住他的去路，「柳絮，你不觉得你现在有些强人所难吗？」

柳絮只当做没听见，对身后的谢清昼道：「你不要听她的话，现在只有我能帮你，你以后会感谢我的。」

半空中的风从峭壁巨石中穿越而来，发出不断的呼啸。

浓墨似的夜色之下，我看不清谢清昼的脸，连身形都是个模糊的轮廓。

但是我不敢去看他的眼睛，我怕我一不小心就沦陷了。

只可惜谢清昼最多算个天赋资质不错的修道者，在柳絮这位女神君手下暂无反抗的余地。

我叹了口气，试图正面击退柳絮，给谢清昼一个跑路的机会。

「柳絮，如果我跟你说，他早就心动了，你又该怎么办？」剑锋交错的一瞬间，我用两人之间才能听到的声音对她道。

柳絮的表情很精彩，先是惊愕难以置信，然后是暴怒，指不定下一秒就想把我的头拧掉。

「不可能，他与你相遇才几日？」

我暗暗再使力，柳絮几近招架不住，又气又急。

「聂昭，你这是在害他！」柳絮面目狰狞地对我道：「如果谢清昼今日对你用了情，他日便再无翻身的余地。」

但我的体力已经支撑不了跟她继续僵持，她突然凝起的内力锋芒极盛，我只能暂且退让一步。

其实我已经意识到何为强弩之末了。

「谢清昼是不是得罪过你，你知道你这般做法，他这一世依旧只能留在人间。」柳絮捂着胸口，喘着粗气道。

趁着柳絮停下这个空档，我使出所剩无几的神力瞬移到谢清昼身边，解除了柳絮落在他身上的禁锢。可惜我这一天下来耗损极多，现在已无力将他带离这个山头。

喉咙突然一股血腥味，一直蔓延到我整个鼻腔，然后是止不住的咳嗽。

这副皮囊顶不住了，我得再快点做完我想做的事，不然就要倒下了。

「聂昭，你怎么了？」谢清昼压抑着焦灼，不安地扶着我。

我知道我现在可能脸上无血色，面容有些可怖。

罢了，这个时候还是要点颜值，病美人这个人设勉强能冲。

嘴唇抿了抿，我努力挤出一点笑意，扶着他的手，「没事，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担心什么？担心我自己能不能成仙吗？」谢清昼明明盛怒至极，却还是没舍得把我丢一边去，压抑着怒气继续说道：「我也不需要你救，你现在无需跟她纠缠下去，离开吧。」

「总有一天你会记得，我现在没有在救你，我在害你。害你再走一次轮回道。」

我直视他的眼睛，慢慢推开了他的手说道。

16

柳絮的反应也很快，抬着剑继续从我背后冲过来。

「柳絮，活人是永远斗不过死人的。」我自觉这具躯壳已经快坚持不住了，这是我暗暗留给柳絮的最后一句话。

然后，她的剑锋我没躲开，还生怕她刺得不够准挪了个位置，最后任由她刺入心口处。

这是我故意制造出来的意外，这一世，无论柳絮再怎么努力也无用了，因为他眼中的慌张失措告诉我，他应该是不会忘记我。

柳絮不是说了，如果谢清昼今日用了情，他日便再无飞升的可能。

我都算计好了，柳絮捅我的时候，疼肯定是不疼的，只要我掐准时机灵魂抽身而出就没问题，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看着谢清昼眼圈有些泛红的时候，我就觉得心口不太舒坦。

算了，打完收工。

17

大家好，我又来了。

我在擎天柱下蹲了会，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发现最新飞升的名单里确实没有刻谢清昼的名字，我才稍稍算安心了。

要是他因此回归，我以后的日子也不用过了。

路过柳絮的仙府时候，我用三颗仙丹打听出她还在人间，应当还在谢清昼身边。

在天庭呆了几天颇觉无聊，我打算下去瞧瞧，看还能不能帮倒忙。

现在是男主轮回的第二世，我正拿着大刀站在京城大道上，准备把转世为太子的男主拦下来，主要是月老那边给的红线没用完，反思了下，上辈子路走歪了，这次打算矫枉过正一下。

更重要的是，我没太玩够，也有一丢丢的不舍得。

真的就只有一丢丢。

但问题是，我现在站了半天，别说人影了，鬼影都没见到一个。

「小姐，您这样真的行吗？」萃衫担忧地对我道。

别问我为什么又是叫萃衫，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缘分吧。

「怎么不行？京南京北一条街，打听打听谁是爹。」我冷哼一声，站在阁楼上眺望着。

萃衫愣了愣，「小姐，可是今日是太子冠礼，而且还有传闻，今晚太子冠礼之后便要 and 礼部尚书家的小姐大婚，来个双喜临门。」

已经冠礼了？！看来是我没掐准时机，事先知道的话我就早些下来。

冠礼之后就是大婚，但礼部尚书的话.....

「礼部尚书家的小姐，不会姓柳吧？」我随口问道。

主要是总有种直觉，会遇到老熟人。

萃衫实诚地点了点头。

我一弹萃衫的小脑袋瓜子，「为什么你不早说，我得准备准备。」

「准备什么？」萃衫跟上，急急忙忙地道。

「准备把婚礼给搅咯。」我内心已有算计，脚下生风。

我聂昭，第一美人这个人设肯定是屹立不倒的。

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丞相老爹是当朝权臣，我顶着这张脸上街也能招摇撞骗。

一路上我也对这个新身份做了功课，虽然很多信息都没什么用。

据说我这丞相老爹跟太子这一党不合，丞相支持的是二皇子，对太子简直是恨之入骨。

但没关系哈，无论大家站在哪一边，我永远站在男主坟边。

18

嘉和殿，太子行冠礼，皇帝亲临，太师祝词，太保加冠。

我坐在隔间软椅子，看着外间的谢清昼。

不过一会子功夫不见，谢清昼好像又好看了些，眉目间气势更凌厉逼人。

大殿中央的谢清昼，衮冕加身，衮冕中包括玉珠九旒、五章玄衣、九章纁裳、玉带等。再者有司加緇布冠。

之后他长身而立，神态自若，皇帝祝词，训诫一二，皆为劝勉与祝愿之意。

这等无双气度，我一不小心看得出神。

皇帝说完之后便起驾回书房，谢清昼淡然留在场内接受来宾祝贺，祝贺的人群中自然不乏丞相老爹，这老人家的职业假笑十分自然，毫无修饰痕迹。

谢清昼状似无意转头向我这边看来，然后又恰好跟我的目光撞个满怀。

我本来下意识躲开他的目光，但是谢清昼率先移开了，于是我便放肆继续看下去了。

看了半晌之后我很快就觉得无聊，大摇大摆去御花园赏玩。

御花园的人本就不多，就算真的有，也是躲着我走。

丞相府家的嫡小姐，行事乖张，刁蛮跋扈。即使顶着京城第一美人的称号，也掩盖不住脾气大戾气重的事实。

但躲着我的终究只是大多数，在我喂锦鲤的时候，一名女子慢慢靠近。

她的美不是一般的妖冶，而是令人感到清冷而孤高。

柳絮一身月白双蝶裙，曳地裙摆上细细密密绣了暗花，外加银线点缀其中，行走间光华流转。

「聂昭。」

.....

准确，十分准确，亏我还特意整了个容。

「姐姐怕是认错人了，我不认识什么聂昭。」我背着她压低了声线道。

「不用跟我装，」她款款走至我面前，笑了笑，「容貌能骗人，气息不能。」

我没说话，只是抬眼看着她。

在这个作者当后妈的年代里，有这样一位女主美人儿，当真是赏心悦目，一不小心就能把人整得五迷三道六亲不认七荤八素.....

「谢清昼的事，你不要再插手，否则我能杀你一次，就能杀你第二次。」柳絮丝毫没跟我客套，直接把事情都挑明了。

我思索了一下，还是摇摇头，「那你要不再来试试呗。」

「不自量力。」柳絮微微皱眉。

我耸了耸肩，「与其谢清昼被别人糟蹋，还不如被我祸害，你说对吧。」

柳絮脸色铁青，握紧了双拳，指甲都快嵌入肉里去了还不觉得疼。

「我劝你暗处里的手段就不要试了，不管你怎么用，我都会发现的」。她深呼吸了一口，半威胁半警告地道。

行，没问题，反正我也讨厌暗箭伤人。

「可以，我一向是个堂堂正正的人，做这做事情也不怕明晃晃摆到台面上。」

我莞尔一笑，成功把柳絮气走了。

可能她觉得，不久之后就能和谢清昼订婚，届时入主东宫便有无数手段监视我。

这是在皇城，不似上辈子在一个人人皆修道的地方，不能光明正大用法术。

要是从这个角度想，躲过柳絮还真的不容易。

19

春日的风微微寒凉，灌进凉亭里，然后再低低拂过湖面，带出层层涟漪。

我静静靠着围栏，享受一点点清净，顺带思索一下如何躲过柳絮的耳目，明目张胆地在这里搞事情。但转念一想，既然躲不过，那干脆给她来点刺激的好了。

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听到凉亭外仿佛有人靠近，我很快就意识到不妥。

来人脚步很轻，只是我的感官略胜一筹，我没有选择睁开眼。

似曾相识男主来，凉亭面前独徘徊。

这脚步声，谢清昼哪天骨灰被扬了我都记得。

我倒要看看他想干什么。

而后，他的脚步停住了，我估摸了一下，大概是离我三步之遥。

空气仿佛凝固在这一瞬间，整个世界只剩下风。他没有动，我也不知该怎么办，只能任由春风刮过，周围还萦绕些许湖水和草木的气息。

其实这种感觉很复杂，我就既怕他来，又怕他不来。

但，只要他敢来，我就敢乱来。

动了！

他终于迈开步伐，继续朝我这个方向来，我的手心开始微微出汗，心跳也不自觉变快了。

这丫的要做什么呢？

他不断靠近我，不会打算把我丢湖水里吧.....？

还没等我做好给他一巴掌的准备，我就被谢清昼一把抱起。

20

那人倒是不慌不忙的寻了个舒适的姿势，慢慢坐了下来。又把我侧放到腿上，靠在他的胸前，只静静抱着。

我承认，起初招惹谢清昼就是一时兴起、玩心大发而已，不为什么别的原因。

可现在，

好像，似乎，玩脱了。

可以的话，开瓶八二年的雪碧给我压压惊吧。

罢了，我收回思绪，毕竟这会子再不睁眼，好像就真的说不过去了。

手心微动，我慢慢地在蓄力，准备顺手给这丫的一个惊喜过肩摔外加三百六十度原地升天。

「别动，就这么待会儿。」

谢清昼声音沉沉的，圈着我腰际的双手纹丝不动。

他的发丝拂过我的鼻尖，我心下又有些眷恋这种些微的沁凉。

「哦。」我鬼使神差地应了一声。

说完之后，我还换了个舒服一点的姿势继续靠一下。

半晌之后，我终于意识到不对劲了。

这辈子我和谢清昼的故事好像还没开始，难道他重开的这辈子，从清心寡欲变成了个.....好色之徒？！

不然解释不通为什么明明是初见，却还能毫无防备地靠的这么近。

老实说，要面前这个人不是谢清昼，他现在坟头草肯定三米高

了。

「发什么呆？」正在胡思乱想，头顶男子声音低声响起。

「你猜？」我随口道。

「我猜你在赏月罢。」他也道。

日上中天，太阳刺眼，斜照着他的侧脸。

侧脸硬朗的线条，鼻梁挺直俊秀。阳光闪烁跳跃，如此美好，宛如神的孩子在舞蹈。

「是呢，一般人还真猜不到这个。太子殿下还真的是人中龙凤，龙章凤姿，秀外慧中呢。」我面无表情地夸赞道。

谢清昼笑容一凝，没想到我居然真的什么词都敢往他身上用。

「谢.....太子殿下，你可以放手了么？我们不熟。」我莞尔一笑，尽量客气道。

随之而来的是一点点的沉默，他这么一不说话，周身气势令人感到心悸，我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有时候女人的第六感是很准的，准得令人发指。

正想寻个由头先跑路，但下一秒，我听到他低声在我耳边说道，

「不熟吗？聂昭，你可真是，把我害得很惨呢。」

他没由来地抚上我的颈侧，吓得我心肝乱颤。

20

我觉得被命运扼住了喉咙。

大白天的，怎么阴风阵阵的，是孟婆汤兑水了，还是他没喝干净？

我觉得我要死了。

「行吧，那这样，对不起。」我也不知错哪里。

谢清昼低头疑惑地看着我，「嗯？」

「你很好，我不配，忘了我吧下一位。」

我讲得十分顺口，惨剧就这样形成的。

「下一位？」他语调一提，听起来有点危险。

我一害怕就想把手缩回来，但谢清昼握紧我的手腕，死死摁住不让我动手。

「谢清昼，我对你又能有什么心机呢？」我故作无辜，就差双目泛泪了。

反正心机没有，心肌梗塞倒是不少。

「我看你浑身都是坏心眼是怎么回事？」

谢清昼捏住我的下巴，说的话别有深意。

我狠狠拂开他的手，挽住他的脖子看着他的眼睛。

「那我也不怕告诉你，我的算盘都打到你的婚礼去了，你又能奈我何？」我嚣张地一挑眉，就等着把他气得脸色铁青。

反正我这人也没什么特殊技能，无非就是擅长气人、话题终结、拉远距离，外加劝分不劝和。

「尽管试试。」

他说这话的时候面色太过沉静，让我开始有点迷惑，这算是警告我，还是.....鼓励我？

「你不阻止我？」我试探道，「说不定你威胁威胁我，我就不敢了。」

谢清昼嘴角微扬，看着我调侃般道：「不敢？我看你倒是敢得很，这么好的机会不抓住，是不是太可惜了？」

我思索了一下，理是这个理没错，但我总觉得他在怂恿我，怂恿我把他婚礼给砸了。

「你不会是不喜欢那个谁吧？」我摸了摸下巴，「但我这个闹法，很容易死人诶。」

在京城大街上闹事我倒是没什么，主要怕女主。

柳絮费尽心机才快要和谢清昼走在一起，我要是敢把她的事给搅和了，她不会放过我的。

正在我沉思的时候，谢清昼抬手拂过我的肩膀，拿下上面的桃花花瓣。

「你不会是让我帮你驱了那些烂桃花吧？」我随口一问。

对了，柳絮不算桃花，是食人花。

「聂昭，你也怕死的吗？」他冷笑一声，可能是想起了点什么。

我讪讪地笑了笑，「怕啊。」

万一柳絮知道谢清昼没把我忘干净，她说不定会把我逼得要去跳诛仙台，从根源上把我世间除名。毕竟她可是半点情丝都没打算给谢清昼留下，一心为了搞事业且不择手段。

「尽管放心，账没算清楚之前你死不了。」他道。

「等等等等，话不能乱说，我又欠你什么？！」我咬牙切齿地道，后槽牙都快被我磨碎了。

他恍若未闻，准备起身走人了，但被我一把扯回来了。

「还不下来？」谢清昼无奈道。

「有本事抱我起来，就别放手啊。」我死死拉着他的袖子。

于是谢清昼依言抱我起来，而且还准备走出凉亭，哪人多就往哪走。

.....爷微笑了。

「我后悔了，你还是让我自己滚吧。」我挣脱开他的手，跳下地的时候还没站稳，差点摔个四脚朝天。

21

冠礼之后的晚宴准备开始了。

我想通了，谢清昼就是不喜欢柳絮，就是不想娶人家，所以才让我去砸场子的吧。

我就知道这男人哪这么好心由着我闹，算起来，还利用了我一把。

走在路上，我看到了谢清昼，他站在人群之中，一如初见时候的出挑。

可惜他平时不穿白衣，不然一贯冷肃的人应当会显得好亲近些。

我本想走上前去，但柳絮却先行我一步。

为了不跟她撞上，我只能选择驻足远观。

「小姐，看什么呢？」萃衫顺着我的目光看去，不禁感叹道：「太子殿下和未来太子妃，果真是一对璧人呢。」

「那要是你家小姐我看上了其中一个，欲行棒打鸳鸯之事，会怎样？」我问道。

萃衫看我的眼神有些怪异，半晌之后她才回答我，「小姐，您这样铁定会遭雷劈的。」

只见柳絮上前，不知她说了什么，谢清昼的眼神顿时冷了下来，连本就疏离的笑容都消失不见。柳絮的表情变得有些僵硬，最后只是原地停在那，眼睁睁看着谢清昼走进大殿之中。

我若无其事地走上前，假装是偶遇，笑一笑就当是打过招呼了。

「提前恭喜你了。」我对柳絮道，跟大多数人对她说的话一样，「贺礼回头给你送上。」

柳絮站得很笔直，她跟谢清昼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有点相似，都是太端正的人。

「你若不来捣乱，就当是送了我一份大礼了。」柳絮不咸不淡地道。

哦，知道了，但我偏不。

「不进去么？」我回过神来，抬手示意了一下她。

「你先走吧。」

她的表情有些凝重，估计是谢清昼刚刚说什么刺激到她了。

「我就不客气了。」我大摇大摆地走进去了，就真的没跟她客气了。

萃衫在原地停了停，最终只是重重叹了口气。

我坐在席间，左手托肘，看完歌舞看贵女们的小打小闹。

等目光瞥过谢清昼的时候，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手中酒杯轻漾回荡，脸上神态端正清雅。

而后就是中规中矩的皇帝赐婚，群臣恭贺，祝福庆贺之语不绝于耳。

也不知过了多久，领旨完毕的柳絮坐在了我隔壁，跟我一起看对面将军府家的小姐和兵部尚书家的小姐吵架开撕，开始只是言语之中暗暗交锋，逐渐演变成了冷嘲热讽。

「她们为什么要吵架，就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砍对方几刀吗？」我夹起瑶柱又吃了一块。

22

「聂昭，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嗜杀吗？」柳絮难得接下我的话头。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跟柳絮的感情有多好，能坐在一起喝同一壶酒。

「姑奶奶我出道至今，没杀过几个不该杀的，送上门惹我的除外。」我又倒了杯酒。

「你错就错在，动了不该动的人。」柳絮说完，砰的一声放下酒杯，砸得桌子晃了晃。

也许是她的气场太强，坐在隔壁的几个小姑娘纷纷离开去别处了。

「是我错了，我动了不该动的人，他也动了不该动的心。」我叹了口气才道。

柳絮瞥了我一眼，眼神复杂，而后歌舞就上来了，丝竹起，推杯换盏之声更甚。

特别是皇帝走了之后，大臣们更放得开，宴席气氛达到高潮。

「走了，甚是无趣。」柳絮面无表情地站起，稍稍不耐地埋汰：「天宫之仙乐，胜此无数倍。」

在这一点上，我跟她达成了共识。

我几乎整个人趴在萃衫身上，她皱着眉问我喝了多少，我竖了根手指给她。

「一壶？！小姐你肯定疯了，喝这么多，回府夫人的念叨就够你喝一壶了。」萃衫嫌弃我道。

「不是，我说我一直在喝，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我打了个嗝才说道，「我还好，就是有点晕。」

宫墙拐角处，有一喝得醉醺醺的小白脸摸了一下我的腰，而后红着脸喊了我一声美人。

我知道我自己长得不错，但也不用这么直接。

就在他准备再上前的时候，被人一把抓住了手往后扭，疼得他嗷嗷直叫。

「哪个不长眼的王八羔子！」小白脸一转身，睁大了眼睛看了看，突然被吓得差点跪了。

这滑跪的功夫可能是祖传的，不然哪来这么顺溜。

「太子殿下，是小的不长眼，您大人有大量……」

「谢清昼你放开他。」我打断了那个小白脸的话，站直来松了松腰骨。

谢清昼冷着脸，依言放手。

「谢谢小姐饶命！」他顿时趴倒在地，脸颤颤巍巍地朝我道。

但还没说出下一句他就被我堵在墙角打了一顿。

俗话说装逼要装全，打人要打脸。

我挽起袖子，抡过去怼脸就是一拳，连话都懒得跟他多说，打就完事了。

「不瞒你说，打完确实舒坦多了。」我对身旁眼角狂抽的萃衫道。

人揍完了，我神清气爽，今天柳絮给添的堵都发泄出来了。

其实除了萃衫，连谢清昼都怔在原地好一会。

那看我的眼神，就好比看见了关公斩华雄用菜刀，齐天大圣闹天宫抡板砖，贵妃醉酒干二锅头，千手观音出来跳广播体操。

本来想自顾自回家睡觉，但看到谢清昼的一瞬间我又起了坏心思。

23

「不行我有点晕，站不稳了。」我说晕就晕，脑袋埋在他跟前。

「起开。」

谢清昼身形一僵，就差上手把我脑袋掰开，他的双颊有点微微红，也不知道是喝酒喝出来的还是被我吓出来的。

「真的晕。」我撒谎从来不打草稿，脸不红气不喘，更不顾萃衫死命扯我的衣角。

「那你想怎么样？」

谢清昼绷着脸，声音也很生硬，像在压抑点什么。

还算静谧的环境之中，听力会变得异常敏锐，我听到他的心跳逐渐开始剧烈。

「你实在不行扶我一下也好吧，难道这都要加钱？」我抬头看着他的脸才说道。

「加钱？你把我当什么了？」谢清昼终于如我所愿，扶着我出去宫门去。

别看我这么嚣张，我可是亲眼看着柳絮出了宫门才这么狗胆包天。

不然我肯定狗头不保。

「你刚刚在宴会上看什么？」他状似扯开话题，随意一问。

我认真地在思索。

「张府尹家公子眉清目秀的，像是画里走出来的人。」我回想了一下，顿了顿继续道：「但是将军府的大少爷气质更好些，虽然五官没有太精致，但古铜肤色还是很性感；但二少爷明显就是个惯坏了的，脸色白，娘们唧唧的。」

我边说边抬眼打量了一下谢清昼，他好不容易缓了缓的脸色又凝重了点。

于是我连忙挽回一下，「其实我也不只是看了男人，还有其他小姐长得也好看的。」

「聂昭。」他喊我的名字仿佛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哦，我悟了！

「谢清昼你别醋。我的意思是，他们都没有你好看。你在我心中仍然是帅到掉渣的那个！」

我得意道，无他，唯话骚尔。

人前岁月静好清心寡欲，人后腹黑闷骚大醋缸子。

老国际驰名双标了。

这位友友，你这路就走窄了啊。

24

对了，我是翻墙进丞相府的。

要是被知道我跟谢清昼走了一路，那丞相可能气得头顶冒烟、脚踏阴间。

「你看这刀，符合我的气质不？」我从柜子里抽出当时准备截人的大刀，刀锋一亮。

萃衫手抖了一下，扶额问我：「小姐，你拿着刀是想做什么？」

「办点事，比如抢亲什么的。」我挥了一下这大刀，不愧是隔壁破铜烂铁杂货铺淘来的，森森寒光，凌厉无比。

很显然，只要聂昭精神在，到哪都是实力派。

「抢哪家的.....要是您看上谁，直接让老爷安排一下不就成了？！」

萃衫颤颤巍巍地接过我手里的刀。

「谢清昼呀，要是能安排上，我至于去抢吗？」我算了一下，两人成亲的日子定在下月初，也不算太久。我说完之后，萃衫手里的刀没拿稳，掉了。

第二日早晨，我本想着出门踩点，但没踏出门口就有一马车停在丞相府门口。

思索之际，只见二皇子慢慢走下马车，紫金色的衣袍骚气得很。他的五官分开看其实也没有很糟糕，眼睛鼻子嘴巴都挺好，就是合起来很奇怪。说不上是丑，但也没有多好看。

他可能走的也是高冷路线，但却是一种眉毛和眼睛吊起来的面瘫，看上去有点憨。

「二皇子？他就跟个千斤寿桃包子似的，你说丞相老头到底看上他哪一点了？」我问道。

「千斤寿桃包子是什么？」萃衫不懂了。

「就一废物点心。」我补充了一句，迅速躲回屋子里面去了。

我就蹲在会客厅屏风后听墙角，听着听着就听到他说起我那日朝他一笑，令他挂念不已。

再听下去，我就听到择日、赐婚几个关键词。

这货该不会是……上门提亲来了吧。

「萃衫，咱们府里除了我，还有谁能嫁给外头那二皇子的。」我问跟我一块听墙角的萃衫道。

萃衫看着我目不转睛，「小姐，他们很明显说的就是您呀。」

玩归玩闹归闹，别拿聂昭开玩笑。

「别闹了，我很高贵，他还不配。」我皮笑肉不笑地道。

再说，就算我那日真的回眸一笑，肯定是冲着谢清昼的方向。

这位老哥怕是长亭外古道边和芳草天，不要碧（bi）连（lian）。

25

我从后墙悄悄摸进太子府的时候，一不小心被抓了个现行。

「你怎么会在这？」我先发制人，率先问道。

谢清昼指了指大门的方向，无奈地道：「下次可以走那。」

额好，只是我光明正大的人设又要崩塌了。

「你府里人有点多，」我讪讪地笑了笑，「还是出去街上聊吧。」

谢清昼换了身常服，连个随从都没捎。

街上人渐渐的少了，再加上这天似乎准备下雨，大伙都赶紧收摊了。

「柳絮非善类，如果可以，不要靠这么近。」谢清昼突然轻敲我的额头，叮嘱我道。

这事我晓得，她对我这种净不干人事的女配来说，确实不是好人。

「对了，你知不知道柳絮是谁？」我转念一想，故意试探道，「你知不知道她靠近你的目的是什么？仅仅只是一道圣旨这么简单吗？」

直到现在，我都只觉得谢清昼当时只是没把我整他的事情忘干净，

但我不确定他是否知道要如何成神的事。

「不对，我应该先问，其实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我笑了笑继续靠近他问道。

傍晚的夕阳是橘黄色的，天色有点灰沉，只剩下一点点柔和的光辉溢出，照得他眼底泛光。

「为什么这样问？」他语调一提，眸色幽深，神情渐渐变得凝重。

突然想起今儿个他见我的第一句话，他说我把他害得挺惨的。

我总觉得这话不是乱讲的。

「我这样问是因为，因为……」

我微微眯眼，说了半天没说出个所以然。想看清楚他的表情，月色却不足以让我捕捉到他面上的细微变化。

「算了，当我没说。」我又摇摇头道，「你要是知道了，我现在就不会站在这了。」

若是他全都知道了……就该拿我开刀了。

我可是挡了人家的成神之路，俗话说挡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那挡人成神呢？

那会不会是遇神杀神，遇魔杀魔，遇到聂昭直接开刀呢？

「你这看我的是什么眼神，」我只当他是有些不知所以，随意地摆了摆手，开个玩笑想化解一下略微尴尬的气氛，

「我跟你讲，别想跟我坠入爱河，不然迟早得淹死你。」

但这句话好像惹到谢清昼了。

他原本清冷的气质倏然乖戾起来，目色渗着寒意。

「如果说，我都知道呢？」谢清昼开口，「聂昭，你不会真当我什么都不清楚吧。」

我：.....嗯嗯嗯？

「真心既付，若得不到该有的回报，聂昭，你说下场会如何？」说到这的时候，谢清昼搂着我的手倏然一紧。

我有点慌，一时间退也不是进也不是，只能低头眼珠子转了又转。

这刚刚不是在聊柳絮吗？怎么就扯到这个话题上了。

这股子沉默之中，谢清昼早已撕破所有伪装，就直直盯着我，仿佛我面上纤毫变化都逃不过他的眼。

算了都聊到这了，只能硬着头皮聊下去了。

「在我这，付出真心不是真的能拿到同等回报的。」

我抬起眼看看他，他额前还带着水汽，而且还被我的话气得冷了脸。

谢清昼可能会记起我把他丢下悬崖之后说过什么。

反正，我本来就不按套路出王炸。

「但是你不其中的。」我话锋一转，扯了扯他垂下的发丝。

下雨了，雨滴下来的时候，谢清昼撑了把伞，眸中露了柔和。

雨淅淅沥沥，打在伞上很欢快。

「聂昭，我能小小的，越一下界吗？」

「你早就越界了。」

我抬头瞥了他一眼回答他，踮脚亲了亲他的唇。

「伞往我这边歪歪，我要淋湿了。」亲完之后，我拿手肘戳了一下怔在当场的谢清昼。

「风往我这边灌，雨滴落不到你那。」

谢清昼口嫌体正直，伞还真的往这斜了一下。

26

「真的都记得吗？」我不是很相信，「我怎么觉得哪不对劲。」

「哪不对劲？」他问我。

「你没上天啊。」我支支吾吾挤了半天，终于挤出这么一句。

谢清昼：.....

「算了，我再去看一遍擎天柱。」我拨开他的手，我宁愿相信之前是看漏了眼。

「不用了，没有的。」谢清昼笑容有点涩，「记得又如何，神力尚未觉醒，自然是没有刻上去。」

记忆提前觉醒，神力却还没回归，所以还得留在人间。

老实说，我就没见过这么惨的神仙。

不对，我就没见过这么惨的男主。

「什么时候记起来的？」我问道。

「你的尸体被我埋在了无心山头上，填土时候我还放了剩下的两颗糖。」谢清昼面无表情道。

我眼角在狂抽，人家陪葬有万两黄金千两白银，外加无数珍贵物什，而我只有两颗糖。

行吧，这不重要，主要是我也不能给自己修个坟。

「还是不对，」我嘀咕着，「说好的动情之人无飞升之日呢？」

谢清昼叹了叹，「荒唐，谁跟你乱说的。」

雨随着风滴到我脸上，也许是脑袋进了雨水的原因，我好像想明白了。

这个设定一开始就是有问题的。

男主清心寡欲，若是无情便能飞升，他早就飞升八百回了，何至于等女主动手斩情丝，等女主下凡跟他谈恋爱还差不多。

换句话说，他肯定是太冷才屡屡跨不过这个情字。

说到底，我只是占了柳絮的先机，柳絮届时想杀了我的心都有了。

「万物皆有情，天有情，四季缤纷；地有情，风缠沙石；」谢清昼摸了摸我的头顶，顿了顿才继续道：「人有情，爱恨无由，况且神？」

听不懂，什么有情无情，真是复杂。

反正我就是一个莫得感情的杀手。

虽然大致意思是知道的，但我还是要说一句，

这书什么垃圾作者，逻辑狗屁不通。

雨停了之后，我们寻了家酒楼坐下，刚刚好能看到窗外明净的月色。

「那你之后怎么办？」我担忧道，「总不能一直留在这吧。」

谢清昼摇摇头，「需要一个契机。」

我揉了揉眉心，怎么会有这么狗的事情，而且那什么契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

「那婚还闹不闹了？」我坐下，随手抓了块糕点，一口下去甜到掉牙了。

「闹，为何不闹？」

谢清昼说这话的时候，故意拖长了些音调，就差把算计写在面上了，「这边的事情也需要一个了结。」

「怎么说？」我拍了拍手心的糕点碎，拿起茶杯盖子撇了撇，抿了一口。

「二皇子要造反，只是一直没寻到机会。」谢清昼顿了顿，抿了抿茶之后皱眉放下，显然这茶水不合口味，「大婚当日宫门大开，人多且杂乱，守卫相对宽松，只要当日一点变故，他便能伺机而动。再者，届时丞相府牵头谋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说到这的时候，谢清昼看了我一眼，我突然记起我好像是占了丞相府小姐这么个名号。

「谢清昼，你这番算计真的是令人折服，使人佩服得惶惶不可终日呀。」我惯例商业吹捧。

「你的用词敢不敢用得再准确一点？」谢清昼睨了我一眼，没好气道。

今天是个黄道吉日，也是某人娶亲的好日子，先是八抬大轿迎娶迎娶世家贵女进门，之后是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最后在太子府中设宴，招待来宾。

谢清昼说我很会闹，对于这个我得澄清一下，我不仅会闹，还很能闹。

所以哪里人多我就往哪里蹦跶。

此时此刻，我肩上扛着大刀纵身一跃站到了迎亲队伍面前，动作结合了动力学、玄学、压牛顿棺材板学，本人自觉漂亮而优雅。

太久没当神仙了，手有点生。

社会我聂昭，人狠话又骚。

我后边还跟着丞相府的亲卫，将这条京城大道堵得严严实实的。

迎亲队伍一顿，小锣小鼓声停了，唢呐声也停了，本是沸腾的人声突然小了些。

理论上我应该说点什么，但是，

我忘词了。

28

「大胆，今日太子殿下大婚，谁给你们的胆子拦在此处？」

迎亲队伍里面，有人冲我恶狠狠大喊，气势比我还足。

「兄弟，您看我现在该说什么比较合适？」我微微转头，问后面跟着我一起扛刀的兄弟，「我是不是该说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不留买路财，管杀不管埋？」

后面的大兄弟眼角微抽，冷着脸道：「这是土匪的词。」

我思索了一下，觉得他说得有理。

于是我继续转过身挺直腰板，清了清嗓子道：「前面骑着高头白马的男人留下当人质，其他的随意。」

没错，我刀尖指的是谢清昼，后面带刀的亲卫愣了愣，很快也跟我一样举起了刀。

突然南边起了硝烟，那是起事的信号。

三月初四，太子大婚，二皇子趁势谋逆，自城南兴兵而起，兵刃直指皇宫。

意料之中的，谢清昼首先被拖住，临时调来的护卫人太少，只够护着轿子里的柳絮。

叛军不断围着谢清昼，本是克制地攻击，但后面发现谢清昼和亲卫的防守太牢固，渐渐使出杀招，招招致命。

轿子周围的士兵不断被杀，形势岌岌可危。

此时，轿子里的人也不再袖手旁观，帘子一掀抽出剑飞身而出，动作行云流水。

一身大红喜服的柳絮手持凌厉剑锋，目露杀意，如此反差看得周围官兵不禁一怔。

她身着的百花褶裙微微凌乱，沉重的凤冠也不知何时被她摘下，阳光洒在她身上，整个人犹如牡丹般华贵。可惜她手上持着兵器，周身凛冽的气势让人不敢靠近。

柳絮很快斩了上前刺杀她的人，拨开面前的护卫，提着剑慢慢向我走来。

「聂昭，我警告你的话，是没听清楚么？」

我也不怵，只是回之一笑，「你这样问，不也说明你忘记我说过什么了么？」

柳絮当时警告我不要掺和谢清昼的事，当时我就说过，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的。

更何况这场闹剧，我是有备而来，谢清昼也早已算计好。

「为何执迷不悟？」

柳絮缓缓抬手，剑在阳光下亮了亮，一不小心闪到我眼睛了。

「即使我承认这是个错误，但这也是一个我值得犯的错误。」
我回答她。

其实我更想回答她，大人，时代变了，书里的设定变了。

但估计我说了她也不会相信。

「那你便别怪我送你一程，」柳絮早已怒不可遏，看着我的眼睛冷声道：「聂昭，无心山上的事我本心存愧疚，但此时我早已毫无负担。此次我必定不留情，让你再无搅局的机会。」

听完她的话，我心底一惊。

按常理来说即使她杀了我这副躯壳，我依旧能换一个继续蹦跶。但她刚刚话里的意思是.....直接让我世间除名？

来不及多想了，柳絮的仙剑带着噬魂的法术冲上，我只要被刺伤便很难逃出她手心。

不愧是女主，这种外挂我也想拥有。

这是我和柳絮的第二次剑锋交错，她是下了狠心要杀我，交错的瞬间我堪堪后退几步才避其锋芒。

她暗中有使如此厉害手段，我一时间无法硬碰硬，手上的大刀肯定抵不过注入神力的仙剑，啪嗒一声断裂了。

刀断裂的瞬间，柳絮的剑就往我脑门劈来，我迫不得已掐了个诀瞬间移动躲开。

这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我一点都不觉庆幸，她继续朝着我的方向追来，还好她有所顾忌没有用法术飞身俯冲而来，只是加快了脚步。

她此番顾忌也给了我喘息的机会，我躲入人群之中，想借着混杂的人群撤退。

谢清昼目前还算是游刃有余，只是叛军人太多，不宜久战，否则迟早吃亏。现在他的任务是等，等到援军从城外杀进来里应外合剿灭反叛之人。

其实谢清昼跟我提过，让我打不过就跑，别不自量力地硬撑。

他想多了，我不可能会硬扛伤害。

再说，我聂昭本来就是哪里倒下就在哪里睡下的人，这种激烈的场面不适合我。

柳絮的脚步近了，我就躲在巷子拐角处，不算隐秘，但等她越过这条巷子我立马就能反方向跑路，方便且不容易被发现。

三米，五米，十米，柳絮的脚步声远了，我暗暗舒了口气。

「聂昭，你如何在这？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快回！」

带兵造反的二皇子大声喊停了刚出巷口处的我，嗓门之大让我差点敲爆他的脑壳。

29

我当然是没理他，但又不能在他面前掐诀表演原地消失，只能往柳絮离去的反方向跑。

但祸不单行，二皇子却拦住了我，指了指我身后的方向，「那条大街不安全，往后走！」

往后走？我是美团，去给柳絮送人头对吧。

柳絮蓦然回头，我早已无法避开她的视线。

「我还真是谢谢您嘞。」我皮笑肉不笑跟他道。

二皇子匆匆忙忙说了声不谢，之后他便带人支援去了，压根就没管我。

他意气风发的模样，就像是已经取得了胜利，可惜他还笑的太早了些。

有时候，渣的人千篇一律，但蠢的人却各有千秋。

照这样打下去，这场喜事迟早变成丧事，到时候这婚礼的唢呐也能直接用上了。

所谓唢呐一响黄金万两，白布一盖厨师烧菜，真是应景。

京城的大道一片狼藉，局势逆转，方才还笑得出的二皇子此时此刻正奔向城外逃命。

我躲在了谢清昼背后，柳絮要杀我没错，但总不会先把谢清昼杀了吧。

这里是个早已无人的杂乱院子，选这的原因纯粹是安静，这终究是柳絮、谢清昼和我三神仙之间的事，无人之处也好挑明了

说。

今日也许有风，但我更相信这微微的凉意是从柳絮身上散发出来的。

「你看现在怎么办？」

我指了指站在不远处的柳絮，若不是碍着谢清昼，她早就上来了。

「没事，回头我再给你烧五颗糖给你。」谢清昼转身笑道。

五加二，刚刚好七颗。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你就不能说两句好的？」我猛地一扯他的喜服，染了血的喜服非常艳丽，本来他不适合这样喜庆的颜色，只是现在看来显得他身段高而挺拔，神姿英飒，气度不凡。

「罢了，」谢清昼转身站在我面前，「柳絮，回归天庭一事我自有分寸，无需你操心。」

分寸个鬼，我心底埋汰他，指不定这辈子都不能飞升呢。

提到天庭二字，柳絮眉间皱褶更甚，她微微眯眼，仿佛不相信这话是从谢清昼嘴里说出来的。

「上神，您之前说早已恢复记忆，但您难道没想过为何神力迟迟不觉醒？」柳絮收起了仙剑，慢慢地走近。

即使如此，我还是忍不住往后退了半步。

「难道不是因为动了情？」柳絮话锋一转，很快就把矛盾往我身上扯，「上辈子已经走错的路，为何还要再错一次？」

谢清昼捏了捏我的手心，随后看向柳絮冷静说道：「柳絮，此事与情无关。你回去罢，这事你莫要掺和。」

柳絮摇摇头，「不，师父吩咐了的事情，我必定会助您重返天庭。」

这话已经惹得谢清昼不耐烦了，他的声音骤然变冷，「我不想重复第二遍。」

仿佛感觉到了这种肃穆的寒意，柳絮犹豫了一下，同时停住了脚步。

「上神，这条路不对，您不应该为这些所谓的情意所牵绊，」

半晌之后，柳絮叹了口气，再抬眼之时，眼底已有了份决然：

「神一旦有了牵绊，就注定走得不远。既然您深陷其中，那我便只好得罪了。」

她的这股子倔强我本应很感动的，但现在我却是一点都不敢动了。

主要是她又出剑了。

谢清昼为什么没拦住她？

因为.....她又开挂了。

30

原来这个世界里面不止我会用物理外挂。

柳絮抬手，白光咆哮而出，在她周围卷起环形气流，刹那间向四面八方扩散而去！

气流所经之处，风停了，树不摇了，头顶经过的燕子也不飞了，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原来，柳絮使用了停滞时间的法术。

一切都静止了，如果说还能听到什么声音，那就是我的心跳声和急促的呼吸声。

女主真是牛掰它妈截肢，锯它妈牛掰！

神仙自然都能轻而易举地挣脱开这个法术，但.....谢清昼呢？

等到他再有意识的时候，我还会不会在呢？

就像很多故事一样，恶毒女配最后会有报应，无论是何种报应，结局都不会太好。

也像很多故事一样，女主头顶是会有光环的，无论是何种光环，整女配都够使了。

我从谢清昼身后走出，打量了一下柳絮，她的喜服早已伤痕累累，但不碍事，只是火红的喜服挂在一个不谈感情的冰冷之人身上，倒是有点格格不入了。

天色适时暗下来，沉的可怕，漆黑如墨寻不到半点亮光，我怀疑有人渡劫。

或者有人要遭殃。

「柳絮，我不服。」我转眼看了一下站在原地的谢清昼，还抬手给他理了理压皱的衣角。

围观四周，飞扬茅草停在半空，碎酒坛瓷片洒落一地，画面可谓是杂乱无章，凌乱不堪。可谢清昼就顿在此处，配合着静止不动的别致风景，依旧是，风采翩然。

如画一般的人，难怪我放不下，所以这错的肯定不是我。

「我才不管你刚刚说走得远不远的，我看是你就是路走窄了。」

柳絮不解，看着我朝她走来，动作更是一顿。

「连感情都不能控制，当个神仙有什么意思，还不如留在这道遥一辈子。」我道。

行吧，我多少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思，但道理总归是没错的。

「这我管不着，我只认我所相信的。」柳絮见我也拿起了剑，警惕之心起了。

我摇摇头叹气，「行吧，反正我说不过你。」

柳絮就真的油盐不进啥也不信，我再说又有什么意思呢？

在她眼里，东边不亮西边亮，憋批啥样我啥样。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柳絮唇角微勾，仿佛准备送我上路。

「没有，不说了。」

我有权保持沉默，反正我现在所说的一切都将会成为，
遗言。

31

挣扎我肯定是会挣扎的，毕竟哪有站着等人家砍的？

我全神贯注看着柳絮的剑，预判她的动作。

柳絮出剑的时候，我已经做好要不她挂要不我挂的准备。

杀意袭来，我手中剑斜斜一伸，陡地一连三变，剑尖幻成无数芒影，柳絮本是打算退避，但动作一顿之后竟然使力上前，意图更快的动作逼退我。

我抽身远离她，正在踌躇是进是退的时候，一幅放大的玉骨折扇横在我面前轻轻把我推开。原本黯淡的天空，笼罩上空的云层中突然有一道金色的光芒，如利剑一般刺穿了沉沉黑暗。

再者，厚厚云层的边缘都开始透出淡淡的金色光芒，如同替这云镶嵌上了一层光边。

我回头一看，原是谢清昼！

他早已收回玉骨扇，神情已是一派沉着冷淡。

柳絮身形一顿，我以为是停滞时间的法术过了时效，所以谢清昼才腾出手救我。

可四周依旧无风，除了方才那道金光之外，还是没有任何异动。而且那放得如人般大小的扇子，是人能变出来的吗？

他走过来的时候，我有点恍惚，以为是画里的人成精了。

「活了？」我摸了摸他的脸。

谢清昼无奈拍开我的手，「是。」

柳絮惊愕怔然，半晌没有说出半句话。

她知道这道通天的金光意味着，有人飞身，或是有神回归。

「您这是何故？」柳絮收剑，不可思议地问谢清昼。

我正想上前说点什么，却是被谢清昼拦下。

「柳絮，你遇到的是我，不然你所相信的，都是真的了。」

谢清昼居然偷我台词。

「不可能，」她有点慌乱，可能是被说得怀疑人生了，「怎会如此？莫非师父说的不对？」

何止你师父说的不对，写这书的作者自己都没说对，我撇了撇嘴道。

一瞬间，万物又开始有了生机，飞向半空的茅草砸了下来，恰巧落在柳絮所站的地方。

她有点狼狈，于是我不厚道地笑了。

还没踏入南天门，一位胡须花白的老者坐着飞鹤而来，下飞鹤之后慌忙扑在谢清昼面前，他看了一眼柳絮之后恨铁不成钢地道：

「恭迎上神大驾，小徒不懂事，此番多有得罪，望上神海涵！」

谢清昼没说话，那老者我忘了是哪家的，反正他再抬眼的时候，目光落在我身上，意味深长。

他越是沉默那位老人家就越是慌张，谁知道他突然转身问我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回头一看，原来我们站着的地方，已经被来的神仙们挤满，广场上彻底沸腾了，所有人都躁动了起来。

再然后，没见过大场面的我跑了，谢清昼冷着脸拉都没拉住，来的神仙太多，南天门后浩浩荡荡，差点把整条道都给堵了，把我吓个不轻。

我不是社恐，就是怕被问起，多丢人。

众仙君除了恭喜他再回天庭，还恭喜他杀魔有功，总之一溜圈文绉绉的贺词接连而上，把他吹捧得跟天上有地下无一样。

32

我蹲擎天柱下面去了。

擎天柱上还是没找到名字。

主要是仔细地看了许久，新飞升的名单还是没有他，我就很害怕。

「谢清昼，你这人怎么这么多意外？」我感觉到后面有脚步声，嘀咕埋汰他。

他指了指上面。

我顺着他指尖的方向往上看，原是他的名字却刻在了柱子高处，那个只属于上神位置。

「我的一切意外，都因你太过可爱。」谢清昼轻声道。

【番外一】最近常见 不太想念

1

谢清昼这位上神，要成亲结仙侣了。

这假消息今日天宫传得沸沸扬扬，我才走了半路就已经有三五个神仙来委婉询问我此事。

「谣言，全都是谣言！」我气急败坏。

随后一转身，看到谢清昼那无所谓的样子，我更气了，直接把他案上的书都给推下地。

我，暴躁桌面清理大师·聂昭。

他瞥了我一眼，闲闲地端起茶盏，掀开盖子撇了撇浮上头的茶叶，抿了一口。

老实说，就冲谢清昼这张冷脸，这种谣言就应该没几个人信！但为何一夜之间闹得沸沸扬扬？

看来天宫众仙君不仅闲得慌，脑子还闲出病了。

要是我没猜错，这消息怕是从月老那里传出来的。

「你给惹的祸，你自己想办法澄清了。」我踢了榻上还有闲情逸致读书的某人一脚。

谢清昼终于抬起眼看我一眼，「澄清什么，澄清这不是个谣言？」

算了，说件荒唐事吧。

2

天帝特意为谢清昼备了接风宴，宴前他问我要不要嫁与他。

我当然是拒绝了，还很干脆。

不是我矫情，哪有这么草率就确定这种事的，怎么也让我再思索思索。所以我第一反应就挣脱开他的手走人了，连宴会都懒得去。

后来听闻谢清昼整个接风宴脸色都难看的很，接受庆贺时的声音都不带感情，眉目间更是迸出点点寒意，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天帝欠了他的。

那时候我就经过月老处，顺带进去把之前没用出去的红线还了。

临走之前，我试探性地扯了扯谢清昼的红线，没想到立马就被月老喝住了。

「聂昭你可长点心，这红线可不能乱来呀！」

他老人家被我吓得胡子一翘，连忙走上前颤颤巍巍道。

但我倒是没什么，随意道：「这有什么的，之前您不也是这样拉拉扯扯这些线的？」

「旁人的红线倒是无事，但这根不能扯，老夫盼了许久才冒了头。」月老一边说一边仔细观察树上红线，两个眼珠子瞪得极大，确认无事之后才舒了口气。

我只当他老人家是活久了，糊涂了。

「俗话说单身好单身好，想和谁好和谁好；单身妙单身妙，想对谁笑对谁笑。」我无所谓地耸了耸肩，然后看到月老意味深长地看了我身后一眼，表情复杂。

我顺着他老人家的目光回头，谢清昼。

.....

「嗨，真巧。」我淡定微笑，还朝他招了招手。

他可能是听到了什么不该听的，生气了。更过分的是，他就这样把我打横抱回府了，半点面子没给我留。

「谢清昼你清醒一点？外面多少人看着。」我揪着这丫的衣领，恶狠狠地对他道。

谢清昼的脸色有些不自然地发红，一直红到耳根子，靠近闻还多了几分酒气。

果不其然，众仙君的灌酒能力真是不错，能在接风宴上把人灌成这样。

我方才一扯他的衣领，他干脆整个人倒在我这，脑袋搁我肩膀上死活不肯挪开。

好家伙，搁我这耍酒疯呢？

「但凡有几粒花生米，你也不会醉成这样吧？」

我揉了揉眉心，摠捺住将他揍一顿的冲动，慢慢把他扶到软塌上。

但他好似还不知足，双手环上我的腰间，将我轻柔带进怀里。

「别闹。」谢清昼拂过我的发端，呼吸热气洒在颈侧，热得我背脊僵直。

「现在是你在闹。」我戳了戳他的心窝子，却被他反手握住手腕。

随后，他的手掌摸了摸我的手背，暖暖柔柔，较于言辞，更显缱绻。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谢清昼喝酒来着，无论是何种场合。

「所以你这是醉了还是没醉。」

「你希望我醉了还是没醉？」谢清昼低声轻笑，他越笑我越觉得他就是借酒乱来。

一晃神的功夫，我脑袋内的进度条已经快进到思索用何种力道甩他一掌，好让他清醒清醒。

「醉了的人是没机会干些什么坏事的。」我冷哼一声。

没成想谢清昼翻了个身，「那你当我没醉，但又想借着酒醉的由头干些什么坏事好了。」

说完之后，他的唇从我的耳鬓，滑过面颊，直至落在了我的唇瓣。

我双眼瞪大，谢清昼出息了，这么不讲理还流氓的话就敢这么明晃晃地说出来。

气急之下，我直接咬了他的唇，直到他吃痛离开。

「你当日在无心的事情，扯平了。」我只觉有些心虚，背过身去不看她。

谢清昼故意在我耳边低语，「没扯平，你再想想。」

「还有什么没扯平？」我转过身，看着他的眼睛。

我这是，理不直气也壮，一般人学不来。

「比如，看着她受伤，看着她倒下，看着她逝去，然后亲手埋葬她，这种事情你要不要琢磨一下？」谢清昼俯身在我发顶落了个吻，然后抵额相触，如此亲密。

我倒是想琢磨，但是他这张脸真的很影响我大脑的思考速度.....

算了，我不需要大脑。

3

不知过了多久，我看向窗外，傍晚时候，没有夕阳，天色却有些许黯淡。

随后，天终究是滴出雨来，密密麻麻的洒落，打在屋檐上滴滴哒哒很清脆。

这儿下雨与人间不同，我有理由怀疑雨神下这场雨只是为了快速将天宫的花都浇一遍。

「下雨了，你要留下吗？」谢清昼擦着还未干透的发丝，眼底带点笑意。

我点点头，「不下雨我也要待这了。」

「一身酒气，」过了一会之后我就开始嫌弃起来，推开谢清昼，「还不快去换身衣裳。」

他果真起身，一挥手新衣裳就出现在面前，几步就消失在我的视线之中。

我待在原地踌躇了一会，最后决定随他步入沐浴池所在的房间，不禁惊叹一声，这装潢真的比我府上还要精致华丽些。

「原来你平时是装清廉。」我调侃他，但是谢清昼没理会我，径自脱了外袍就步入水池。

沐浴池由玉石堆砌而成，池边水雾氤氲，温泉呈椭圆形，两头稍扁。龙头口中流出潺潺的温水，一注注浇入池水之中。池水

碧波流光回转，上头还飘着几片花瓣。

「我之前听闻你去弑魔，怎么身上连个伤口也无？」我蹲在水池边上，手撩起水往他背上洒，顺带尽情欣赏这难得的画面。

他身形修长挺拔，身材匀称，至少就这么坐着，背影坚实沉稳。

「重塑的。」谢清昼无奈地道，「早些遇见，或许能看见。」

我讪讪地笑了笑，蹲得有点累了，就干脆坐下来，把谢清昼的浴池当泡脚池算了。

「到底是怎样厉害的敌人，才需要你.....」我问了半句，突然没敢问下去。

毕竟贸然挑起别人痛苦的记忆，一点都不道德。

但谢清昼不算很避讳，「妖族魔族联手，放出禁物弑神花，欲闯破仙界大门，我方兵将折损超过六成，情况危急，我不得不如此。」

哦，妖魔联动，遇上谢清昼，算不算一死一送？

「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动用禁术以身弑魔后，再也回不来了呢？」我问道。

「没有想过。」他回答得不带一点犹豫的。

我垂眸，手上一边扯着花瓣一边思索，万一回不来，故事连个开头都没有。但听闻当时谢清昼一缕魂魄是他爹娘拼了命保下的，总归有些运气在里头。

「只是现在想来，若是回不来，可能会错过许多。」

谢清昼补充了一句，说到此处还微微抬头看了我一眼，我觉得我就是这样毫无防备地跌进他的目光里。

这么一对视，反而是我的思绪有点飘忽了，别过头不去看他。

只是没想到谢清昼突然动手，拉着我跌入水池之中，差点没把我呛挂了。

「谢清昼你是有病还是无耻啊？！」我这次是真没手下留情，给他甩了一拳，「你还是别回来算了。」

他身形有些僵硬，「所以，我没回就是错过，回了反倒是罪过了？」

额，我倒也不是这个意思。

「聂昭，只是我不知道你究竟懂不懂我的心思。」谢清昼低笑一声，但氤氲的水汽也掩盖不住他专注锐利的眼神。

想不到下一句要说点什么，我干脆埋头藏进他的颈窝，思考了半晌之后才嘟囔了句，「不懂不懂，懂了也假装不懂。」

谢清昼呼吸有点不稳，硬是把我从他怀里挖出来，抱回房间里去。

他拿起毛巾替我擦干了尚在滴水的头发，神力划过的地方水珠子皆蒸发成雾，我半眯着迷蒙的双眼看着他，暧昧灯光变得眩目迷离，眼前放大了张俊脸，他双唇微张，我像是受蛊惑一般，靠近侧过耳，想要听清他在说什么。

「爱昭之心，切之又切。」他含笑道。

「不正经！」我瞪了他一眼。

谢清昼轻吻上我的眼眸，接着是眉心，鼻梁，唇角，再滑至下颚，密密麻麻的细吻烙得让人面红心跳。

之后，所有的记忆，都只剩满室的旖旎和龙凤交颈的绣面。

4

我赖床睡到了第二日午后，迷迷糊糊之间感觉有人在我轻轻摇了摇我的手臂。

「若是再不起，我娘马上就到了。」谢清昼俯身在我耳边说。

「诓我呢，他们老人家要是来，你接风宴那日就该出现了。」我翻了个身，不情不愿道。

「爹娘隐居多时，前日收到消息未来得及赶回接风宴，计划今日达府上。」谢清昼坐在床边温声道。

我没睡够，随便嗯了声，抱着被子没理会他。

之后谢清昼也没继续吵着我，但没睡多久，我就听到门外头仿佛有人声，叽叽喳喳的，我被整烦了，随手拿了衣服披上再理了理头发，一把推开门，「大清早的，还让不让人睡了？！」

午后的阳光很好，天高云淡，天气美妙.....

我话没接下去就顿住了，怔在当场半天没缓过来。

面前有一美妇人，身着淡绿绸缎衣袍，看起来年纪不过三旬上下，自有一股泼辣凌厉的成熟和艳丽。

但我心里清楚，这肯定不止三旬，说不定后面加两个零还差不多。

这位夫人的脸色有点沉，估计是因为看到了我糟蹋了她儿子，眸中冷色掩都掩盖不住。

最后还是挡在门前的谢清昼眼疾手快，把我挡在后头塞回屋里，顺带关上了门。

诶，虽然我脑袋现在不太灵光，但是很清楚现在在外头是什么情况。

我一想起昨晚的事情就头疼，垂死病中惊坐起，蠢蛋竟是我自己。

5

其实，我觉得我需要六个核桃补补脑。

六个核桃可能不够，来六个核弹吧。

谢清昼再推门进来的时候，我正在翻窗准备绕后门逃跑。

脸不脸的不重要，就算我真的丢得起这个人，我也不想死。

要是被他娘知道我在凡间对谢清昼干的破事，想想就觉得很可怕。

「聂昭，你这是作甚？」

谢清昼的声音响起，我还没来得及爬出去就被他搂回来，摁在软椅上。

「外面，花开正好，天气也不错。」我讪讪地笑了笑，余光还瞥见了 he 娘亲跟着走进来，每一个步伐仿佛都透着杀气。

我还是那句话，想杀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下次如果有人问及何为社会性死亡，我就给他讲讲此时此刻。

「混账！」谢夫人怒道，她不似大多我见过的家庭主妇，并无那种娇娇弱弱的感觉，反而是有种硬朗、得体而又不怒自威的风韵。

说完之后，她走上前，我脖子缩了缩。

然后她狠狠踢了谢清昼一脚，指着 he 一副气得不行的模样，

「你自个瞧瞧做了什么混账事情？等你爹回来，看看会不会收拾你。」

哈？

我挠了挠头，这场面我还没经历过。

其实我都想好了，万一她老人家有总裁文里甩钞票的同款操作，我就果断拿起好处，先走为上。后续的事情，再跟谢清昼慢慢商量。

「姑娘莫怕，」谢夫人转而对我道，语气还是很冷硬，「回头若是他不负责，我必定先打断他的腿。」

「倒不必，我跟谢清昼.....」

我正打算说点什么，月老突然到来打断了我的思绪。

「聂昭.....哦，你们俩都在。」月老看着我和谢清昼，但又转身一看谢清昼他娘亲，不禁叹道：「这位莫非就是温虞上神，许久不见了，风采更甚从前。」

「不必客气，月老这是何事？可是与我儿有关？」谢夫人客气地道，看得出对过往已然懒得再提。

她脸上没有太多的年龄感，但眼神却告诉我，她见过太多的兵荒马乱和风起云涌。

怪不得这样的人当时能救谢清昼一把。

月老原地踌躇了一会，还是选择如实告知。

「实不相瞒确实有事，」月老说到这的时候，转头看着我和谢清昼道：「昨日老夫可不是随便说的，昨儿个晚些时候老夫夜观天象再掐指一算，这位上神近日确有喜事临门。」

「这我回来的路上也有所耳闻。」谢夫人若有所思，「只是不知成亲二字是真是假，此事干系大，不容玩笑。」

有所耳闻？这消息传播范围可真广……

谢清昼看向我，似乎在询问我的意见。

我正在喝茶，察觉到他的眼神之后我才放下茶杯，「成亲？对，确有此事。」

「确有此事。」谢清昼也随着点了点头，「外面传的，绝非谣言。」

【番外二】亿点日常

1

谢清昼成亲之后没多久又外出了，好像是天帝又让他亲自去巡查一下禁物弑神木的封印是否还完整。

这一去就是半月，后院的桃花开了。空气中飘着恬淡而浓郁的花香，我靠近的时候，成精了的桃树树枝突然抖了抖，像是被我吓到了。

「你们这是干嘛，」我顺势挨在躺椅下，「你们再抖，我回头把你们的花朵全部扒下来拿去酿酒，然后送给月老去。」

我说完之后，枝头的繁花突然像是注入了灵魂似的，前赴后继纷纷坠落，一瞬间下了场桃花雨，花瓣洒在我的发间、肩头和掌心。

可惜了，画面再怎么好看，总是缺了个欣赏的人。

从前觉得院前花开就是幸事，后来方知有心看花开才是幸事。

「青溪辛夷树，东风桃李花，皆不及小聂昭来得可爱。」一把和藹的声音传入我耳中。

小？好像也没毛病，谢清昼他娘亲确实不止大了我一轮。

「娘娘开什么玩笑呢。」我抬头看着温虞上神慢慢踱步走来，她本是比较严肃清冷的人，谢清昼就是随了他娘亲的性子。

但此时，这位上神眉梢上挂点笑意，整个人显得婉和了不少。

「我与他爹明日就离开这了，但还未曾听你说过你和清昼的事情，到底是如何认识的？」

额，我最怕的就是她老人家问这个问题，只能讪讪地笑了笑。

「就是，巧合加意外而已。」我摆了摆手道。

但是这个借口她老人家明显不满意，顿时看着我，那眼神就像是今天我不把故事讲清楚，她就不放我走似的。

这可怎么办呢？

我心生一计，揉了揉太阳穴窝在椅子上，「这事想起来就头疼，浑身难受。」

装病这种事情，虽然老套，但是好用呀。

上神她老人家顿时有点慌张，我猝不及防地被她抓过手把脉。

我顿时心想完了，怎么忘了还有这么一出，这下必定是躲不过的。

但事情的发展有点出乎我所料，因为她老人家突然就沉默了，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娘娘我错了，我不该瞒的。」我连忙求饶了，脑海里迅速组织起了语言准备继续。

「不舒服就赶紧歇歇，都要当娘的人都不仔细些，还好是没什么事。」她老人家笑道。

哈？什么玩意？

2

我这日子过得更加清闲了，时不时还跑去帮临春仙子洒个春雨，去帮月老剪剪盆栽。

月老这几日忙得很，许多结仙侣的新人都上前去寻求祝贺，许愿未来长长久久。

「聂昭！」

月老僵着笑容送走了最后一对仙侣，然后笑容绷不住了，板着脸抢过我手里的剪子怒吼道。

我被吓了一跳，「要死啊，喊这么大声。生怕别人不知道我是夜空中最亮的星、白日里最靓的仔？」

月老：.....

「求求你了，你放过我的盆栽，放过我的梧桐树，放过我的红线吧！」他叹气道。

「你还真小气，」我嘟囔了一声，「不就是盆栽吗？我知道剪出来的形状，是有那么点罕见。」

「你还是挺有自知之明。」月老冷哼一声。

那当然，我这算是谦虚的了。

「看！」月老指着门外，胡子一歪，「谢清昼！」

我瞥了他一眼，「幼稚，你又想骗我出去好把门锁了是吧，上回你收了酒就翻脸不认人，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往背后看了一眼，我卡壳了，愣了半晌才好不容易回过神。

「没骗你吧。」月老不屑地道，「偏不信我，要不是看在你酒的份上，早把你撵出去了。」

我连忙站直了，瞪了一眼月老，回头之时看见谢清昼眼中分明的一抹戏谑和笑意。

管他爱谁谁，气质不能颓。

「就知道你在这，怎么又重了？」谢清昼明明轻而易举地抱起我，但还是调侃了我一句。

我把脸埋进他的颈窝里，小声说道：「因为肚子里多了个小可爱呀。」

「没开玩笑？」谢清昼明显脚步一顿，动作更显小心翼翼。

我挽住他的脖子，自顾自地道：「谁要跟你玩笑？但是娘娘老是问起之前咱们俩认识的事情，我不敢说怎么办。」

「那你以后就给讲这个。」

回到屋里，谢清昼拿出纸来，挥笔写了句话：

《关于我重生后依旧学不好表情管理让所有人都能看出我爱你这件事》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